

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选（二）

劳山道士

邑有王生，行七，故家子。少慕道，闻劳山多仙人，负笈往游。登一顶，有观宇，甚幽。一道士坐蒲团上，素发垂领，而神观爽迈。叩而与语，理甚玄妙。请师之，道士曰：“恐娇情不能作苦。”答曰：“能之。”其门人甚众，薄暮毕集；王俱与稽首，遂留观中。

凌晨，道士呼王去，授以斧，使随众采樵。王谨受教。过月余，手足重茧，不堪其苦，阴有归志。一夕归，见二人与师共酌。日已暮，尚无灯烛。师乃剪纸如镜，粘壁间。俄顷，月明辉室，光鉴毫芒。诸门人环听奔走。一客曰：“良宵胜乐，不可不同。”乃于案上取壶酒，分贻诸徒，且嘱尽醉。王自思：七八人，壶酒何能遍给？遂各觅盎盂，竟饮先酹，惟恐樽尽；而往复挹注，竟不少减。心奇之。俄，一客曰：“蒙赐月明之照，乃尔寂饮，何不呼嫦娥来？”乃以箸掷月中。见一美人自光中出，初不盈尺；到地，遂与人等。纤腰秀项，翩翩作霓裳舞。已而歌曰：“仙仙乎！而还乎！而幽我于广寒乎！”其声清越，烈如箫管。歌毕，盘旋而起，跃登几上，惊顾之间，已复为箸。三人大笑。又一客曰：“今宵最乐，然不胜酒力矣。其饯我于月宫可乎？”三人移席，渐入月中。众视三人坐月中饮，须眉毕见，如影之在镜中。移时，月渐暗。门人燃烛来，则道士独坐，而客杳矣。几上肴核尚存，壁上月，纸圆如镜而已。道士问众：“饮足乎？”曰：“足矣。”“足宜早寝，勿误樵苏。”众诺而退。王窃欣慕，归念遂息。

又一月，苦不可忍，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。心不能待，辞曰：“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，纵不能得长生术，或小有传习，亦可慰求教之心。今阅两三月，不过早樵而暮归；弟子在家，未谙此苦。”道士笑曰：“我固谓不能作苦，今果然。明早当遣汝行。”王曰：“弟子操作多日，师略授小技，此来为不负也。”道士问：“何术之求？”王曰：“每见师行处，墙壁所不能隔，但得此法足矣。”道士笑而允之。乃传以诀，令自咒，毕，乎曰：“入之！”王面墙，不敢入。又曰：“试入之。”王果从容入，及墙而阻。道士曰：“俯首骤入，勿逡巡。”王果去墙数步，奔而入。及墙，虚若无物；回视，果在墙外矣。大喜，入谢。道士曰：“归宜洁持，否则不验。”遂助资斧，遣之归。

抵家，自诩遇仙，坚壁所不能阻。妻不信。王效其作为，去墙数尺，奔而入，头触硬壁，蓦然而仆。妻扶视之，额上坟起如巨卵焉。妻揶揄之。王惭愤，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。

异史氏曰：“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；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，正复不少。今有伧父，喜疾毒而畏药石，遂有舐痈吮痔者，进宣威逞暴之术，以迎其旨。给之曰：‘执此术也以往，可以横行而无碍。’初试，未尝不小效，遂谓天下之大，举可以如是行矣，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，不止也。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梦狼

白翁，直隶人。长子甲，筮仕南服，二年无耗。适有瓜葛丁姓造谒，翁款之。丁素走无常，谈次，翁辄问以冥事。丁对语涉幻，翁不深信，但微哂之。

别后数日，翁方卧，见丁又来，邀与同游。从之去，入一城阙。移时，丁指一门曰：“此间君家甥也。”时翁有姐子为晋令。讶曰：“乌在此？”丁曰：“倘不信，入便知之。”翁入，果见甥，蝉冠豸绣，坐堂上，戟幢行列无人可通。丁曳之出，曰：“公子衙署，去此不远，亦愿见之否？”翁诺。少间，至一第，丁曰：“入之。”又入一门，见堂上、堂下，坐者、卧者，皆狼也。又视墀中，白骨如山，益惧。丁乃以身翼翁而进。公子甲方自内出，见父及丁，良喜。少坐，唤侍者治肴蔌。忽一巨狼衔死人入。翁战惕而起曰：“此胡为者？”甲曰：“聊充庖厨。”翁急止之。心怔忡不宁，辞欲出，而群狼阻道，进退方无所主。勿见诸狼纷然噪避，或窜床下，或伏几底，错愕不解其故。俄有两金甲猛士努目入，出黑索索甲。甲扑地化为虎，牙齿■■。一人出利剑，斂梟其首。一人曰：“且勿，且勿，此明年四月间事，不如姑敲齿去。”乃出巨锤锤齿，齿零落堕地。虎大吼，声震山岳。翁大惧，忽醒，乃知其梦。心异之。遣人招丁，丁辞不至。

翁乃志其梦，使次子指甲，函戒哀切。既至，见兄门齿尽脱，骇而问之，则醉中坠马所折。考其时，则父梦之日也。益骇，出父书。甲读之色变，为问曰：“此幻想梦之适符耳。何足怪！”时方赂当路者，得首荐，故不以妖梦为意。弟居数日，见其蠹役满堂，纳贿关说者，中夜不绝，流涕谏止之。甲曰：“弟日居衡茅，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。黜陟之权，在上台不在百姓。上台喜，便是好官；爱百姓，何求能令上台喜也？”弟知不可劝止，遂归，悉以告翁。翁闻之大哭，无可如何。惟损家济贫，日祷于神，但求逆子之报，不累妻孥。次年，报甲以荐举做吏部，贺者盈门。翁惟唏嘘，伏枕托疾不出。未几，闻子归途遇寇，主仆殒命。翁乃起，谓人曰：“鬼神之怒，止及其身，佑我家者不可谓不厚也。”因焚香而报谢之。慰藉翁者，咸以为道路之讹。惟翁则深信不疑，刻日为之营兆，而甲固未死。

先是，四月间，甲解任甫离境，即遇寇。甲倾装以献之。诸寇曰：“我等之来，为一邑之民泄冤愤耳，宁专为此哉！”遂决其首。又问家人：“有司大成者谁是？”司故甲之腹心，助桀为虐者。家人共指之，贼亦决之。更有蠹役四人，甲聚斂臣也，将携入都，并搜决讫，始分资入囊，骛驰而去。甲魂伏道旁，见一宰官过，问：“杀者何人？”前驱者曰：“某县白知县也。”宰官曰：“此白某之子，不宜使老后见此凶惨，宜续其头。”即有一人掇头置腔上，曰：“邪人不宜使正，以肩承颌可也。”遂去。移时复苏。妻子往收其尸，见有余息，载之以行。从容灌之，亦受饮。但寄旅邸，贫不能归。半年许，翁始得确耗，遣次子致之而归。甲虽复生，而且能自顾其背，不复齿人数矣。

翁姐子有政声，是年行取为御史，悉符所梦。

异史氏曰：“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，比比也。即官不为虎，而吏且将为狼，况有猛于虎者耶！夫人患不能自顾其后耳，苏而使之自顾，鬼神之教微矣哉！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席方平

席方平，东安人。其父名廉，性戇拙。因与里中富室羊姓有隙，羊先死；数年，廉病垂危，谓人曰：“羊某今贿嘱冥使撈我矣。”俄而，身赤肿，号呼遂死。席惨怛不食，曰：“我父朴讷，今见凌于强鬼；我将赴地下，代伸冤气耳。”自此不复言，时坐时泣，状类痴，盖魂已离舍矣。

席觉初出门，莫知所往，但见路有行人，便问城邑。少选，入城。其父已收狱中。至狱门，遥见父卧檐下，似甚狼狈；举目见子，潜然涕流。便谓：“狱吏悉受贿嘱，日夜撈掠，胫股摧残甚矣！”席怒，大骂狱吏：“父如有罪，自有王章，岂汝等死魅所能操耶！”遂出，抽笔为词。值城隍早衙，喊冤以投。羊惧，内外贿通，始出质理。城隍以所告无据，颇不直席。席忿气无所复伸，冥行百余里，至郡，以官役私状，告之郡司。迟至半月，始得质理。郡司扑席，仍批城隍覆案。席至邑，备受械梏，惨冤不能自舒。城隍恐其再讼，遣役押送归家。役至门辞去。席不肯入，遁赴冥府，诉郡邑之酷贪。冥王立拘质对。二官窑遣腹心，与席关说，许以千金。席不听。过数日，逆旅主人告曰：“君负气已甚，官府求和而执不从，今闻于王前各有函进，恐事殆矣。”席以道路之口，犹未深信。俄有皂衣人唤入。升堂，见冥王有怒色，不容置词，命笞二十。席厉声问：“小人何罪？”冥王漠若不闻。席受笞，喊曰：“受笞允当，谁教我无钱耶！”冥王益怒，命置火床。两鬼捽席下，见东墀有铁床，炽火其下，床面通赤。鬼脱席衣，掬置其上，反复揉捺之。痛极，骨肉焦黑，苦不得死。约一时许，鬼曰：“可矣。”遂扶起，促使下床着衣，犹幸跛而能行。复至堂上，冥王问：“敢再讼乎？”席曰：“大冤未伸，寸心不死，若言不讼，是欺王也。必讼！”又问：“讼何词？”席曰：“身所受者，皆言之耳。”冥王又怒，命以锯解其体。二鬼拉去，见立木，高八九尺许，有木板二，仰置其下，上下凝血模糊。方将就缚，忽堂直大呼：“席某”，二鬼即复押回。冥王又问：“尚敢讼否？”答云：“必讼！”冥王命捉去速解。既下，鬼乃以二板夹席，缚木上。锯方下，觉顶脑渐辟，痛不可禁，顾亦忍而不号。闻鬼曰：“壮哉此汉！”锯隆隆然寻至胸下。又闻一鬼云：“此人大孝无辜，锯令稍偏，勿损其心。”遂觉锯锋曲折而下，其痛倍苦。俄顷，半身辟矣。板解，两身俱仆。鬼堂大声以报。堂上传呼，令合身来见。二鬼即推令复合，曳使行。席觉锯缝一道，痛欲复裂，半步而仆。一鬼于腰间出丝带一条授之曰：“赠此以报汝孝。”受而束之，一身顿健，殊无少苦。遂升堂而状。冥王复问如前，席恐再罹酷毒，便答：“不讼矣。”冥王立命送还阳界。隶率出北门，指示归途，反身遂去。

席念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，来无路可达帝听；世传灌口二郎为帝勋戚，其神聪明正直，诉之当有灵异。窃喜两隶已去，遂转身南向。奔驰间，有二人追至，曰：“王疑汝不归，今果然矣。”捽回复见冥王。窃意冥王益怒，祸必更惨；而王殊无厉容，谓席曰：“汝志诚孝。但汝父冤，我已为若雪之矣。今已往生富贵家，何用汝呜呼为？今送汝归，予以千金之产、期颐之寿，于愿足乎？”乃注籍中，嵌以巨印，使亲视之。席谢而下。鬼与俱出，至途，驱而骂曰：“奸猾贼！频频反复，使人奔波欲死！再犯，当捉入大磨中，细细研之！”席张目叱曰：“鬼子胡为者！我性耐刀锯，不耐搥楚。请返见王。王如令我自归，亦复何劳相送。”乃返奔。二鬼惧，温语劝回。席故蹇缓，行数步，辄憩路侧。鬼怒不敢复言。

约半日，至一村，一门半开，鬼引与共坐，席便据门闾。二鬼乘其不备推入门中。惊定自视，身已生为婴儿。愤啼不乳，三日遂殇，魂摇摇不忘灌口。约奔数十里，忽闻羽葆来，幡戟横路，越道避之，因犯卤簿。为前马所执，縶送车前。仰见车中一少年，丰仪瑰玮。问席：“何人？”席冤愤正无所出，且意是必巨官，或当能作威福，因细诉毒痛。车中人命释其缚，使随车行。俄至一处，官府十余员，迎谒道左。车中人各有问讯，已而指席谓一官曰：“此下方人，正欲往诉，宜即为之剖决。”席询之从者，始知车中即上帝殿下九王，所嘱即二郎也。席视二郎，修躯多髯，不类世间所传。九王既去，席从二郎至一官廨，则其父与羊姓并衙隶俱在。少顷，槛车中有囚人出，则冥王及郡司、城隍也。当堂对勘，席所言皆不妄。三官战栗，状若伏鼠。二郎援笔立判。顷之，传下判语，令案中人共视之。判云：

勘得冥王者，职膺王爵，身受帝恩，自应贞洁，以率臣僚，不当贪墨，以速官谤。而乃繁纓桀戟，徒夸品秩之尊；羊狠狼贪，竟玷人臣之节。斧敲斤■，妇子之皮骨皆空；鱼食鲸吞，蝼蚁之微生可悯。当掬西江之水，为尔湔肠；即烧东壁之床，请君入瓮。城隍、郡司，为小民父母之官，司上帝牛羊之牧。虽则职居下列，而尺痒者不辞折腰；即或势逼大僚，而有志者亦应强项。乃上下其鹰鹯之手，既罔念夫民贫；且飞扬其狙狁之奸，更不嫌乎鬼瘦。惟受赃而枉法，真人面而兽心！是宜剔髓伐毛，暂罚冥死；所当脱皮换革，仍令胎生。隶役者，既有鬼曹，便非人类。只宜公门修行，庶还落蓍之身；何得苦海生波，益造弥天之孽？飞扬跋扈，狗脸生六月之霜；隳突叫号，虎威断九衢之路。肆淫威于冥界，咸知狱吏为尊；助酷虐于昏官，共以屠伯是惧。当于法场之内，刳其四肢；更向汤镬之中，捞其筋骨。羊某富而不仁，狡而多诈。金光盖地，因使阎摩殿上，尽是阴霾；铜臭熏天，遂教枉死城中，全无日月。余腥犹能役鬼，大力直可通神。宜籍羊氏之家，以赏席生之孝。即押赴东岳施行。

又谓席廉：“念汝子孝义，汝性良懦，可再赐阳寿三纪。”因使两人送之归里。席乃抄其判词，途中父子共读之。既至家，席先苏；令家人启棺视父，僵尸犹冰，俟之终日，渐温而活。乃索抄词，则已无矣。

自此，家日益丰，三年间，良沃遍野，而羊氏子孙微矣，楼阁田产，尽为席有。里人或有买其田者，夜梦神人叱之曰：“此席家物，汝乌得有之！”初未深信；既而种作，则终年升斗无所获，于是复鬻归席。席父九十余岁而卒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人人言净土，而不知生死隔世，意念都迷，且不知其所以来，又乌知其所以去；而况死而又死，生而复生者乎？忠孝志定，万劫不移，异哉席生，何其伟也！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画皮

太原王生，早行，遇一女郎，抱■独奔。甚艰于步。急走趁之，乃二八姝丽。心相爱乐，问：“何夙夜踽踽独行？”女曰：“行道之人，不能解愁忧，何劳相问。”生曰：“卿何愁忧？或可效力，不辞也。”女黯然曰：“父母贪赂，鬻妾朱门。嫡妒甚，朝詈而夕楚辱之，所弗堪也，将远遁耳。”问：“何之？”曰：“在亡之人，乌有定所。”生言：“敝庐不远，即烦枉顾。”女喜，从之。生代携■物，导与同归。女顾室无人，问：“君何无家口？”答云：“斋耳。”女曰：“此所良佳。如怜妾而活之，须秘密，勿泄。”生诺之。乃与寝合。使匿密室，过数日而人不知也，生微告妻。妻陈，疑为大家媵妾，劝遣之。生不听。

偶适市，遇一道士，顾生而愕，问：“何所遇？”答言：“无之。”道士曰：“君身邪气萦绕，何言无？”生又力白。道士乃去，曰：“惑哉！世固有死将临而不悟者。”生以其言异，颇疑女；转思明明丽人，何至为妖，意道士借魔襦以猎食者。无何，至斋门。门内杜，不得入。心疑所作，乃逾堦垣，则室门亦闭。蹑足而窗窥之，见一狞鬼，面翠色，齿巉巉如锯，铺人皮于榻上，执采笔而绘之。已而掷笔，举皮如振衣状，披于身，遂化为女子。睹此状，大惧，兽伏而出。急追道士，不知所往。遍迹之，遇于野，长跪乞救。道士曰：“请遣除之。此物亦良苦，甫能觅代者，予办不忍伤其生。”乃以蝇拂授生，令挂寝门。临别，约会于青帝庙。生归，不敢入斋，乃寝内室，悬拂焉。一更许，闻门外戢戢有声。自不敢窥，使妻窥之。但见女子来，望拂子不敢进；立而切齿，良久乃去。少时，复来，骂曰：“道士吓我。终不然，宁入口而吐之耶！”取拂碎之，坏寝门而入，径登生床，裂生腹，掬生心而去。妻号，婢入烛之，生已死，腔血狼藉。陈骇涕不敢声。

明日，使弟二郎奔告道士。道士怒曰：“我固怜之，鬼子乃敢尔！”即从生弟来。女子已失所在。既而仰首四望，曰：“幸遁未远。”问：“南院谁家？”二郎曰：“小生所舍也。”道士曰：“现在君所。”二郎愕然，以为未有。道士问曰：“曾否有不识者一人来？”答曰：“仆早赴青帝庙，良不知。当归问之。”去少顷而返，曰：“果有之。晨间一姬来，欲佣为仆家操作；室人止之，尚在也。”道士曰：“即是物矣。”遂与俱往，仗木剑，立庭心，呼曰：“孽魅偿我拂子来！”姬在室惶遽无色，出门欲遁。道士逐击之。姬仆，人皮划然而脱，化为厉鬼，卧嗥如猪。道士以木剑枭其首。身变作浓烟，匝地作堆。道士出一葫芦，拔其塞，置烟中，飏飏然如口吸气。瞬息烟尽，道士塞口入囊。共视人皮，眉目手足，无不备具。道士卷之，如卷画轴声，亦囊之。乃别，欲去。

陈氏拜迎于门，哭求回生之法。道士谢不能。陈益悲，伏地不起。道士沉思曰：“我术浅，诚不能起死。我指一人，或能之，往求必合有效。”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市上有疯者，时卧粪土中，试叩而哀之。倘狂辱夫人，夫人勿怒也。”二郎亦习知之，乃别道士，与嫂俱往。见乞人癫歌道上，鼻涕三尺，秽不可近。陈膝行而前。乞人笑曰：“佳人爱我乎？”陈告之故。又大笑曰：“人尽夫也，活之何为。”陈固哀之。乃曰：“异哉！人死而乞活于我，我阎罗耶？”怒以杖击陈，陈忍痛受之。市人渐集如堵。乞人咯痰唾盈把，举向陈吻曰：“食之！”陈红涨于面，有难色。既思道士之嘱，遂强啖焉。觉入喉中，硬如团絮，格格而下，停结胸间。乞人大笑曰：“佳人爱

我哉！”遂起，行已不顾。尾之，入于庙中。迫而求之，不知所在，前后冥搜，殊无端兆，惭恨而归。既悼亡夫之惨，又悔食唾之羞，俯仰哀啼，但愿即死。方欲展血敛尸，家人伫望，无敢近者。陈抱尸收肠，且理且哭。哭极声嘶，顿欲呕，觉膈中结物，突奔而出，不及回首，已落腔中。惊而视之，乃人心也，在腔中突突犹跃，热气腾蒸如烟然。大异之，急以两手合腔，极力抱挤；少懈，则气氤氲自缝中出。乃袭缁帛，急束之。以手抚尸，渐温。覆以衾裯。中夜启视，有鼻息矣。天明竟活。为言：“恍惚若梦，但觉腹隐痛耳。”视破处，痂结如钱，寻愈。

异史氏曰：“愚哉世人！明明妖也，而以为美。迷哉愚人！明明忠也，而以为妄，然爱人之色而渔之，妻亦将食人唾而甘之矣，天道好还，无往不复，但愚而迷者不悟耳，可哀也夫！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青凤

太原耿氏，故大家，第宅宏阔。后凌夷，楼舍边亘，半旷废之，因生怪异，堂门辄自开掩，家人恒中夜骇哗。耿患之。移居别墅，留老翁门焉。由此荒落益甚，或闻笑语歌吹声。

耿有从子去病，狂放不羁，嘱翁有所闻见，奔告之。至夜，见楼上灯光明灭，走报生。生欲入覘其异。止之，不听。门户素所习识，竟拔蓬蒿，曲折而入。登楼，殊无少异。穿楼而过，闻人语切切。潜窥之，见巨烛双烧，其明如昼。一叟儒冠南面坐，一媼相对，俱年四十余。东向一少年，可二十许。右一女郎，才及笄耳。酒馔满案，围坐笑语。生突入，笑呼曰：“有不速之客一人来！”群惊奔匿。独叟出叱问：“谁何入人闺闼？”生曰：“此我家闺闼，君占之，旨酒自饮，不一邀主人，毋乃太吝？”叟审睇曰：“非主人也。”生曰：“我狂生耿去病，主人之从子耳。”叟致敬曰：“久仰山斗。”乃揖生入。便呼家人易馔，生止之。叟乃酌客，生曰：“吾辈通家，座客无庸见避，还祈招饮。”叟呼：“孝儿！”俄少年自外入。叟曰：“此豚儿也。”揖而坐。略审门阀，叟自言：“义君姓胡。”生素豪，谈议风生；孝儿亦倜傥：倾吐间，雅相爱悦。生二十一，长孝儿二岁，因弟之。叟曰：“闻君祖纂《涂山外传》，知之乎？”答：“知之。”叟曰：“我涂山氏之苗裔也。唐以后，谱系犹能忆之；五代而上无传焉。幸公子一垂教也！”生略述涂山女佐禹之功，粉饰多词，妙绪泉涌。叟大喜，谓子曰：“今幸得闻所未闻。公子亦非他人，可请阿母及青凤来共听之，亦令知我祖德也。”孝儿入帟中。少时，媼偕女郎出。审顾之，弱态生娇，秋波流慧，人间无其丽也。叟指妇云：“此为老荆。”又指女郎：“此青凤，鄙人之犹女也。颇慧，所闻见，辄记不忘，故唤令听之。”生谈竟而饮，瞻顾女郎，停睇不转。女觉之，辄俯其首。生隐蹑莲钩，女急敛足，亦无愠怒。生神志飞扬，不能自主，拍案曰：“得妇如此，西南王不易也！”媼见生渐醉益狂，与女惧起，遽褰帟去。生失望，乃辞叟出，而心萦萦，不能忘情于青凤也。

至夜复往，则兰麝犹芳，而凝待终宵，寂无声咳。归与妻谋，欲携家而居之，冀得一遇。妻不从。生乃自往，读于楼下。夜方凭几，一鬼披发入，面黑如漆，张目视生。生笑，染指砚墨自涂，灼灼然相与对视。鬼惭而去。次夜，更既深，灭烛欲寝，闻楼后发扃，辟之砰然。生急起窥覘，则扉半启。俄闻履声细碎，有烛光自房中出。视之，则青凤也。骤见生，骇而却退，遽阖双扉。生长跪而致词曰：“小生不避险恶，实以卿故。幸无他人，得一握手为笑，死不憾耳。”女遥语曰：“惓惓深情，妾岂不知。但吾叔闺训严，不敢奉命。”生因哀之云：“亦不敢望肌肤之亲，但一见颜色足矣。”女似肯可，启关出，捉之臂而曳之。生狂喜，相将入楼下，拥而加诸膝。女曰：“幸有夙分。过此一夕，即相思无用矣。”问：“何故？”曰：“阿叔畏君狂，故化厉鬼以相吓，而君不动也。今已卜居他所。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，而妾留守，明日即发矣。”言已欲去，云：“恐叔归。”生强止之，欲与为欢。方持论间，叟掩入。女羞惧无以自容，俯首倚床，拈带不语。叟怒曰：“贱婢辱吾门户！不速去，鞭撻且从其后！”女低头急去。叟亦出。尾而听之，呵诟万端，闻青凤嚶嚶啜泣。生心意如割，大声曰：“罪在小生，于青凤何与！倘宥凤也，刀锯斧钺，小生愿身受之！”良久寂静，生乃归寝。自此第内绝不复声息矣。

生叔闻而奇之，愿售以居，不较值。生喜，携家口而迁焉。居逾年，甚适，而未尝须臾忘青凤也。

会清明上墓归，见小狐二，为犬逼逐。其一投荒窜去；一则惶急道上，望见生，依依哀啼，塌耳戢首，似乞其援。生怜之，启裳襟，提抱以归。闭门，置床上，则青凤也。大喜，慰问。女曰：“适与婢子戏，遭此大厄。脱非郎君，必葬犬腹。望无以非类见憎。”生曰：“日切怀思，系于魂梦。见卿如获异宝，何憎之云！”女曰：“此天数也！不因颠覆，何得相从？然幸矣，婢子必以妾为已死，可与君坚永约耳。”生喜，另舍居之。

积二年余。生方夜读，孝儿忽入。生辍读，诘所来。孝儿伏地怆然曰：“家君有横难，非君莫拯。将自诣恳，恐不见纳，故以某来。”问：“何事？”曰：“公子识莫三郎否？”曰：“此吾年家子也。”孝儿曰：“明日将过。倘携有猎狐，望君之留之也。”生曰：“楼下之羞，耿耿在念，他事不敢预闻。必欲仆效绵薄，非青凤来不可。”孝儿零涕曰：“凤妹已野死三年矣！”生拂衣，曰：“既尔，则恨滋深耳！”执卷高吟，殊不顾瞻。孝儿起，哭失声，掩面而去。生如青凤所，告以故。女失色曰：“果救之否？”曰：“救则救之，适不之诺者，亦聊以报前横耳。”女乃喜曰：“妾少孤，依叔成立。昔虽获罪，乃家范应尔。”生曰：“诚然，但使人不能无介介耳。卿果死，定不相援。”女笑曰：“忍哉！”次日，莫三郎果至，镂膺虎*，仆从甚赫。生门逆之。见获禽甚多，中一黑狐，血殷毛革；抚之，皮肉犹温。便托裘敝，乞得补缀。莫慨然解赠。生即付青凤，乃与客饮。客既去，女抱狐于怀，三日而苏，展转复化为叟。举目见凤，疑非人间。女历言其情。叟乃下拜，惭谢前愆。喜顾女曰：“我固谓汝不死，今果然矣。”女谓生曰：“君如念妾，还乞以楼宅相假，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。”生诺之。叟赧然谢别而去。入夜，果举家来。由此如家人父子，无复猜忌矣。生斋居，孝儿时共谈宴。生嫡出子渐长，遂使傅之；盖循循善教，有师范焉。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晚霞

五月五日，吴越间有斗龙舟之戏：剖木为龙，绘鳞甲，饰以金碧；上为雕甍朱槛，帆旌皆以锦绣；舟末为龙尾，高丈余，以布索引木板下垂，有童坐板上，颠倒滚跌，作诸巧剧。下临江水，险危欲堕。故其购是童也，先以金啖其父母，预调驯之，堕水而死，勿悔也。吴门则载美妓，较不同耳。

镇江有蒋氏童阿端，方七岁，便捷奇巧，莫能过，声价益起，十六岁犹用之。至金山下，堕水死。蒋媪止此子，哀鸣而已。阿端不自知死，有两人导去，见水中别有天地；回视，则流波四绕，屹如壁立。俄见宫殿，见一人兜牟坐。两人曰：“此龙窝君也。”便使拜伏。龙窝君颜色如霁，曰：“阿端伎巧可入柳条部。”遂引至一所，广殿四合。趋上东廊，有诸少年出与为礼，率十三四岁。即有老姬来，众呼“解姥”。坐令献技。已乃教以钱塘飞霆之舞，洞庭和风之乐。但闻鼓钲黄■聒，诸院皆响。既而诸院皆息。姥恐阿端不能即娴，独絮絮调拨之；而阿端一过，殊已了了。姥喜曰：“得此儿，不让晚霞矣！”

明日，龙窝君按部，诸部毕集。首按夜叉部，鬼面鱼服。鸣大钲，围四尺许；鼓可四人合抱之，声如巨霆，叫噪不复可闻。舞起，则巨涛汹涌，横流空际，时堕一点星光，及着地消灭。龙窝君急止之，命进乳莺部，皆二八姝丽，笙乐细作。一时清风习习，波声俱静，水渐凝如水晶世界，上下通明。按毕，俱退立西墀下。次按燕子部，皆垂髻人。内一女郎，年十四五岁，振袖倾鬟，作散花舞；翩翩翔起，襟袖袜履间，皆出五色花朵。随风飏下，飘泊满庭。舞毕，随其部亦下西墀。阿端旁睨，雅爱好之。问之同部，即晚霞也。无何，唤柳条部。龙窝君特试阿端。端作前舞，喜怒随腔，俯仰中节。龙窝君嘉其慧悟，赐五文裤褶，鱼须金束发，上嵌夜光珠。阿端拜赐下，亦趋西墀，各守其伍。端于众中遥注晚霞，晚霞亦遥注之。少间，端逡巡出部而北，晚霞亦渐出部而南；相去数武，而法严不敢乱部，相视神驰而已。既按蛱蝶部，童男女皆双舞，身长短、年大小、服色黄白，皆取诸同。诸部按已，鱼贯而出。柳条在燕子部后，端疾出部前，而晚霞已缓滞在后。回首见端，故遗珊瑚钗，端急纳袖中。

既归，凝思成疾，眠餐顿废。解姥辄进甘旨，日三四省，抚摩殷切，病不少瘥，姥忧之，罔所为计，曰：“吴江王寿期已迫，且为奈何！”薄暮，一童子来，坐榻上与语，自言：“隶蛱蝶部。”从容问曰：“君病为晚霞否？”端惊问：“何知？”笑曰：“晚霞亦如君耳。”端凄然起坐，便求方计。童问：“尚能步否？”答云：“勉强尚能自力。”童挽出，南启一户；折而西，又辟双扉。见莲花数十亩，皆生平地上；叶大如席，花大如盖，落瓣堆梗下盈尺。童引入其中，曰：“姑坐此。”遂去。少时，一美人拨莲花而入，则晚霞也。相见惊喜，各道相思，略述生平。遂以石压荷盖令侧，雅可障蔽；又匀铺莲瓣而藉之，欣与狎寝。既订后约，日以夕阳为候，乃别。端归，病亦妹愈。由此两人日一会于莲亩。过数日，随龙窝君往寿吴江王。称寿已，诸都悉还，独留晚霞及乳莺部一人在宫中教舞，数月更无音耗，端怅惘若失。惟解姥日往来吴江府。端托晚霞为外妹，求携去，冀一见之。留吴江门下数日，宫禁森严，晚霞苦不得出，怏怏而返。积月余，痴想欲绝。一日，解姥入，戚然相吊曰：“惜乎！晚霞投江矣！”端大骇，涕下不能自止。因毁冠裂服，藏金珠而出，意欲相从俱死。但见江水若壁，以首力触不得入。念欲

复还，惧问冠服，罪将增重。意计穷蹙，汗流浹踵。忽睹壁下有大树一章，乃猿攀而上，渐至端杪；猛力跃堕，幸不沾濡，而竟已浮水上。不意之间，恍睹人世，遂飘然泅去。移时得岸，少坐江滨，顿思老母，遂趁舟而去。

抵里，四顾居庐，忽如隔世。赵赳至家，忽闻窗中有女子曰：“汝子来矣。”音声甚似晚霞。俄与母俱出，果晚霞也。斯时两人喜胜于悲；而媼则悲疑惊喜，万状具作矣。初，晚霞在吴江，觉腹中震动。龙宫法禁严，恐旦夕身毙，横遭挞楚；又不得一见阿端，但欲求死，遂潜投江水。身泛起，浮沉波中。有客舟拯之，问其居里。晚霞故吴名妓，溺水不得其尸。自念行院不可复投，遂曰：“镇江蒋氏，吾婿也。”客因代赁扁舟送诸其家。蒋媼疑其错误，女自言不误，因以其情详告媼。媼以其风格婉妙，颇爱悦之；第虑年太少，必非肯终寡也者。而女孝谨，顾家中贫，便脱珍饰售数万。媼察其志无他，良喜。然无子，恐一旦临蓐，不见信于戚里，以谋女。女曰：“母但得真孙，何必求人知。”媼亦安之。会端至，女喜不自己。媼亦疑儿不死，阴发儿冢，骸骨俱存。因以此诘端，端始爽然自悟。然恐晚霞恶其非人，嘱母勿得言。母然之。遂告同里，以为当日所得非儿尸，然终虑其不能生子。未几，竟举一男，捉之无异常儿，始悦。久之，女渐觉阿端非人，乃曰：“胡不早言！凡鬼衣龙宫衣七七，则魂魄坚凝，生人不殊矣。若得宫中龙角胶，可以续骨节而生肌肤，惜不早购之也。”端货其珠，有贾胡出资百万，家由此巨富。值母寿，夫妻歌舞称觞，遂传闻淮王邸。王欲强夺晚霞。端惧，见王自陈：“夫妇皆鬼。”验之无影而信，遂不之夺。但遣宫人就别院传其技。女以龟尿毁容，而后见之。教三月，终不能尽其技而去。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汪士秀

汪士秀，庐州人。刚勇有力，能举石舂。父子善蹴鞠。父四十余，过钱塘溺焉。

积八九年，汪以故诣湖南，夜泊洞庭。时望月东升，澄江如练。方眺瞩间，忽有五人自湖中出，携大席，平铺水面，略可半亩。纷陈酒馔，饌器磨触作响，然声温厚，不类陶瓦。已而三人践席坐，二人侍饮。坐者一衣黄，二衣白；头上巾皆皂色，峨峨然下连肩背，制绝奇古，而月色微茫，不甚可晰。侍者俱褐衣；其一似童，其一似叟也。但闻黄衣人曰：“今夜月色大佳，足供快饮。”白衣者曰：“此夕风景，大似广利王宴梨花岛时。”三人互劝，引爵浮白。但语略小，即不可闻。舟人隐伏，不敢动息。汪细审侍者叟，酷类父；而听其言，又非父声。二漏将残，忽一人曰：“趁此月明，宜一击球为乐。”即见僮没水中，取一圆出，大可盈抱，中如水银满贮，表里通明。坐者尽起。黄衣人呼叟共蹴之。蹴起丈余，光摇摇射人眼。俄而轰然远起，飞堕舟中。汪技痒，仍力踏去，觉异常轻软。踏猛似破，腾寻丈；中有漏光，下射如虹；■然疾落，又如经天之彗，直投水中，滚滚作沸泡声而灭。席中共怒曰：“何物生人，败我清兴！”叟笑曰：“不恶不恶，此吾家流星拐也。”白衣人嗔其语戏，怒曰：“都方厌烦，老奴何得作欢？便同小乌皮捉得狂子来；不然，胫股当有椎吃也！”汪计无所逃，即亦不畏，捉刀立舟中。倏见僮叟操兵来。汪注视，真其父也。疾呼：“阿翁！儿在此。”叟大骇，相顾凄然。僮即返身去。叟曰：“儿急作匿，不然都死矣。”言未已，三人忽已登舟。面皆漆黑，睛大于榴。攫叟出。汪力与夺，摇舟断缆。汪以刀力截其臂落，黄衣者乃逃，一白衣人奔汪；汪刳其颅，堕水有声，哄然俱没。方谋夜渡，旋见巨喙出水面，深若井。四面湖水奔注，砰砰作响。俄一喷涌，则浪接星头，万舟簸荡。湖人大怒。舟上有石鼓二，皆重百斤。汪举一以投，激水雷鸣，浪渐消；又投其一，风波悉平。汪疑父为鬼。叟曰：“我固未尝死也。溺江中者十之九人，皆为妖物所食；我以踏圆得全。物得罪于钱塘君，故移避洞庭耳。三人，鱼精；所蹴，鱼胞也。”父子聚喜，中夜击棹而去。天明，见舟中有鱼翅，径四五尺许，乃悟是夜间所断臂也。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婴宁

王子服，莒之罗店人。早孤，绝慧，十四入泮，母最爱之，寻常不令游郊野。聘萧氏，未嫁而夭，故求凰未就也。

会上元，有舅氏子吴生，邀同眺瞩。方至村外，舅家有仆来，招吴去。生见游女如云，乘兴独遨。有女郎携婢，捻梅花一枝，容华绝代，笑容可掬。生注目不移，竟忘顾忌。女过去数武，顾婢曰：“个儿郎目灼灼似贼！”遗花地上，笑语自去。生拾花怅然，神魂丧失，快快遂返。至家，藏花枕底，垂头而睡，不语亦不食。母忧之。醮褻益剧，肌革锐减，医师诊视，投剂发表忽忽若迷。母抚问所由，默然不答。适吴生来，嘱密诘之。吴至榻前，生见之泪下。吴就榻慰解，渐致研诘。生具吐其实，且求谋划。吴笑曰：“君意亦复痴，此愿有何难遂？当代访之。徒步于野，必非世家。如其未字，事固谐矣，不然，拚以重贿，计必允遂。但得痊瘳，成事在我。”生闻之，不觉解颐。吴出告母，物色女子居里，而探访既穷，并无踪绪。母大忧，无所为计。然自吴去后，颜顿开，食亦略进。数日，吴复来。生问所谋，吴给之曰：“已得之矣。我以为谁何人，乃我姑氏女，即君姨妹，今尚待聘。虽内戚有婚姻之嫌，实告之，无不谐者。”生喜溢眉宇，问：“居何里？”吴诡曰：“西南山中，去此可三十余里。”生又咐嘱再四，吴锐身自任而去。生由此饮食渐加，日就平复。探视枕底，花虽枯，未便凋落，凝思把玩，如见其人。怪吴不至，折简招之。吴支托不肯赴召。生恚怒，悒悒不欢。母虑其复病，急为议姻。略与商榷，辄摇首不愿。惟日盼吴。吴迄无耗，益怨恨之。转思三十里非遥，何必仰息他人？怀梅袖中，负气自往，而家人不知也。伶仃独步，无可问程，但望南山行去。约三十余里，乱山合沓，空翠爽肌。寂无人行，止有鸟道。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，隐隐有小里落。下山入村，见舍宇无多，皆茅屋，而意甚修雅。北向一家，门前皆丝柳，墙内桃杏犹繁，间以修竹，野鸟格磔其中。意其园亭，不敢遽入。回顾对户，有巨石滑洁，因据坐少憩。俄闻墙内有女子长呼“小荣！”其声娇细。方伫听间，一女郎由东而西，执杏花一朵，俯首自簪；举头见生，遂不复簪，含笑捻花而入。审视之，即上元途中所遇也。生骤喜，但念无以阶进。欲呼姨氏，顾从无还往，惧有讹误。门内无人可问。坐卧徘徊，自朝至于日昃，盈盈望断，并忘饥渴。时见女子露半面来窥，似讶其不去者。忽一老嫗扶杖出，顾生曰：“何处郎君，闻自辰刻便来，以至于今，意将何为？得勿饥耶？”生急起揖之，答云：“将以盼亲。”嫗聳聳不闻。又大言之。乃问：“贵戚何姓？”生不能答。嫗笑曰：“奇哉！姓名尚自不知，何亲可探？我视郎君，亦书痴耳。不如从我来，啖以粗粝，家有短榻可卧。待明朝归，询知姓氏，再来探访，不晚也。”生方腹馁思啖，又从此渐近丽人，大喜，从嫗入。见门内白石砌路，夹道红花，片片堕阶上；曲折而西，又启一关，豆棚花架满庭中。肃客入舍，粉壁光明如镜；窗外海棠，枝朵探入室中。茵藉几榻，罔不洁泽。甫坐，即有人自窗外隐约相窥。嫗唤：“小荣，可速作黍！”外有婢子声而应。坐次，具展宗阀。嫗曰：“郎君外祖，莫姓吴否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嫗惊曰：“是吾甥也！尊堂，我妹子，年来以家窶贫，又无三尺男，遂至音问梗塞。甥长成如许，尚不相识。”生曰：“此来即为姨也，勿遽遂忘姓氏。”嫗曰：“老身秦姓，并无诞育；弱息仅存，亦为庶产。渠母改醮，遗我鞠养，颇亦不钝；但少教训，嬉不知愁。少顷，使来拜识。”未几，婢子具饭，雉

尾盈握。媼劝餐已，婢来敛具。媼曰：“唤宁姑来。”婢应去。良久，闻户外隐笑声。媼又唤曰：“婴宁！汝姨兄在此。”户外嗤嗤笑不已。婢推之以入，犹掩其口，笑不可遏。媼瞋目曰：“有客在，咤咤叱叱，是何景象！”女忍笑而立，生揖之。媼曰：“此王郎，汝姨子。一家尚不相识，可笑人也。”生问：“妹子年几何矣？”媼未能解。生又言之。女复笑，不可仰视。媼谓生曰：“我言少教诲，此可见矣。年已十六，呆痴才如婴儿。”生曰：“小于甥一岁。”曰：“阿甥已十七矣，得非庚午属马者耶？”生首应之。又问：“甥妇阿谁？”答云：“无之。”曰：“如甥才貌，何十七岁犹未聘耶？婴宁亦无姑家，极相匹敌，惜有内亲之嫌。”生无语，目注婴宁，不暇他瞬。婢向女小语云：“目灼灼，贼腔未改。”女又大笑，顾婢曰：“视碧桃开未？”遽起，以袖掩口，细碎连步而出。至门外，笑声始纵。媼亦起，唤婢补被，为生安置。曰：“阿甥来不易，宜留三五日，迟迟送汝归。如嫌幽闷，舍后有园，可供消遣。有书可读。”

次日，至舍后，果有园半亩，细草铺毡，杨花糝径。有草舍三楹，花木四合其所。穿花小步，闻树苏苏有声，仰视，则婴宁在上。见生来，狂笑欲堕。生曰：“勿尔！堕矣！”女且下且笑，不能自止。方将及地，失手而堕，笑乃止。生扶之，阴掇其腕，女笑又作，倚树不能行，良久乃罢。生俟其笑歇，乃出袖中花示之。女接之曰：“枯矣，何留之？”曰：“此上元妹子所遗，故存之。”问：“存之何意？”曰：“以示相爱不忘也。自上元相遇，凝思成疾，自分化为异物，不图得见颜色，幸垂怜悯！”女曰：“此大细事。至戚何所靳惜？待兄行时，园中花，当唤老奴来，折一巨捆负送之。”生曰：“妹子痴耶？”女曰：“何便是痴？”曰：“我非爱花，爱捻花之人耳。”女曰：“葭莩之情，爱何待言！”生曰：“我所谓爱，非瓜葛之爱，乃夫妻之爱。”女曰：“有以异乎？”曰：“夜共枕席耳。”女俯思良久，曰：“我不惯与生人睡！”语未已，婢潜至，生惶恐遁去。少时，会母所。母问：“何往？”女答以园中共话。媼曰：“饭熟已久，有何长言，啁噍乃尔？”女曰：“大哥欲我共寝。”言未已，生大窘，急目瞪之，女微笑而止。幸媼不闻，犹絮絮究诘。生急以他词掩之，因小语责女。女曰：“适此语不应说耶？”生曰：“此背人语。”女曰：“背他人，岂得背老母？且寝处亦常事，何讳之？”生恨其痴，无术可以悟之。食方竟，家中人捉双卫来寻生。先是，母待生久不归，始疑。村中搜觅几遍，竟无踪影。因往询吴。吴忆曩言，因教于西南山行觅。凡历数村，始至于此。生出门，适相值。便入告媼，且请偕女同归。媼喜曰：“我有志，匪伊朝夕，但残躯不能远涉。得甥携妹子去，识认阿姨，大好！”呼婴宁，宁笑至。媼曰：“有何喜，笑辄不辍？若不笑，当为全人。”因怒之以目。乃曰：“大哥欲同汝去，可便装束。”又饷家人酒食，始送之出，曰：“姨家田产丰裕，能养冗人。到彼且勿归，小学诗礼，亦好事翁姑。即烦阿姨为汝择一良匹。”二人遂发。至山坳回顾，犹依稀见媼倚门北望也。

抵家，母睹姝丽，惊问为谁。生以姨妹对。母曰：“前吴郎与儿言者，诈也。我未有姐，何以得甥？”问女，女曰：“我非母出。父为秦氏，没时，儿在襁中，不能记忆。”母曰：“我一姐适秦氏，良确。然殂谢已久，那得复存？”因细诘面庞痣赘，一一符合。又疑曰：“是矣。然亡已多年，何得复存？”疑虑间，吴生至，女避入室。吴询得故，惘然久之。忽曰：“此女名婴宁耶？”生然之。吴极称怪事。问所自知，吴曰：“秦家姑去世后，姑

丈鰥居，崇于狐，病瘠死。狐生女名婴宁，绷卧床上，家人皆见之。姑丈没。狐犹时来。后求天师符粘壁间，狐遂携女去。将勿此耶？”彼此疑参。但闻室中吃吃，皆婴宁笑声。母曰：“此女亦太憨生。”吴请面之。母入室，女犹浓笑不顾。母促令出，始极力忍笑，又面壁移时，方出。才一展拜，翻然遽入，放声大笑。满室妇女，为之粲然。吴请往覘其异，就便执柯。寻至村所，庐舍全无，山花零落而已。吴忆姑葬处，仿佛不远，然坟垄湮没，莫可辨识，诧叹而返。母疑其为鬼。入告吴言，女略无骇意；又吊其无家，亦殊无悲意，孜孜憨笑而已。众莫之测。母令与少女同寝止，昧爽即来省问。操女红，精巧绝伦。但善笑，禁之亦不可止。然笑处嫣然，狂而不损其媚；人皆乐之。邻女少妇，争承迎之。母择吉将为合卺，而终恐为鬼物。窃于日中窥之，形影殊无少异。至日，使华妆行新妇礼，女笑极不能俯仰，遂罢。生以其憨痴，恐泄漏房中隐事，而女殊秘密，不肯道一语。每值母忧怒，女至，一笑即解。奴婢小过，恐遭鞭楚，辄求诣母共话；罪婢投见，恒得免。而爱花成癖，物色遍戚党；窃典金钗，购佳种，数月，阶砌藩溷，无非花者。

庭后有木香一架，故邻西家。女每攀登其上，摘供簪玩。母时遇见，辄诃之，女卒不改。一日，西邻子见之，凝注倾倒，女不避而笑。西邻子谓女意已属，心益荡。女指墙底，笑而下。西邻子谓示约处，大悦。及昏而往，女果在焉。就而淫之，则阴如锥刺，痛彻于心，大号而仆。细视，非女，则一枯木卧墙边，所接乃水淋窍也。邻父闻声，急奔研间，呻而不言。妻来，始以实告。火烛窍，见中有巨蝎，如小蟹然。翁碎木，捉杀之。负子至家，半夜寻卒。邻人讼生，讦发婴宁妖异。邑宰素仰生才，稔知其笃行士，谓邻翁讼诬，将杖责之。生为乞免，遂释而归。母谓女曰：“憨狂尔尔，早知过喜而伏忧也。邑令神明，幸不牵累；设糊涂官宰，必逮妇女质公堂，我儿何颜见戚里？”女正色，矢不复笑。母曰：“人罔不笑，但须有时。”而女由是竟不复笑。虽故逗之，亦终不笑；然竟日未尝有戚容。

一夕，对生零涕。异之。女哽咽曰：“曩以相从日浅，言之恐致骇怪；今察姑及郎，皆过爱无有异心，直告或无妨乎？妾本狐产。母临去，以妾托鬼母，相依十余年，始有今日。妾又无兄弟，所侍者惟君。老母岑寂山阿，无人怜而合厝之，九泉辄为悼恨。君尚不惜烦费，使地下人消此怨恫，庶养女者不忍溺弃。”生诺之；然虑坟冢迷于荒草。女但言：“无虑。”刻日，夫妻舆榇而往。女于荒烟错楚中，指示墓处，果得媪尸，肤革犹存。女抚哭哀痛。异归，寻秦氏墓合葬焉。是夜，生梦媪来称谢，寤而述之。女曰：“妾夜见之，嘱勿惊郎君耳。”生恨不邀留，女曰：“彼鬼也，生人多，阳气胜，何能久居？”生问小荣，曰：“是亦狐，最黠。狐母留以视妾。每摄果饵相哺，故德之常不去心。昨问母，云已嫁之。”由是岁至寒食，夫妻登秦墓，拜扫无缺。女逾年生一子，在怀抱中，不畏生人，见人辄笑，亦大有母风云。

异史氏曰：“观其孜孜憨笑，似全无心肝者，而墙下恶作剧，其黠孰甚焉！至凄恋鬼母，反笑为哭，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。窃闻山中有草，名‘笑矣乎’。嗅之，则笑不可止。房中值此一种，则合欢、忘忧，并无颜色矣。若解语花，正嫌其作态耳。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